

小城故事

十一种人生与一个小城

李静睿 著

224/.1
2013267

P11

小城故事

十一种人生与一个小城

李静睿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城故事:十一种人生与一个小城/李静睿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3. 10

ISBN 978-7-5426-4231-8

I. ①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9899 号

小城故事:十一种人生与一个小城

著 者 / 李静睿

责任编辑 / 王笑红

装帧设计 / 豫 苏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 张向玲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120 千字

印 张 / 5.6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4231-8/I·720

定 价 / 28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55032807

自序 故乡的诱惑

2010年我辞职大半年，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《小镇姑娘》，小说写完后只是放在那里，既没有出版，也没有发表。那些在这部小说中旁生出来却没有放进去的人物与细节，经常会突然跳出来纠缠我，让我觉得应该给它们找到一个安置的地方。刚好那年年底有个编辑找我约稿，我就写了第一篇《沉默的冬天》，它最后也没有发表，编辑不喜欢它。

但我就这样开始一篇篇写了下去。那个时候我已经重新工作，在一家杂志做时政记者，每周需要来回坐五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开周会，那条路和北京的每一条路一样，沿途总是充满工地，我喜欢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在车窗外的

尘土中慢慢浮起来的感觉，好像我随便一伸手就能抓住它们。我在北京的尘土中写了一年零三个月，最后有十一篇，我甚至说不清楚它是不是真正的小说集，因为真实和幻觉纠缠不清，让我沉迷其中，不愿区分文体，这个系列当然可以一直这么写下去，但是我暂时觉得它已经结束了。

这个文件夹跟那部长篇一样，只是放在那里，我断断续续发在自己的博客上，收获了很少数量的喜爱，跟自己写的所有东西一样，我珍视它们，却毫无信心。一年半以后，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，豆瓣阅读的编辑鼓励我把它拿出来上架卖电子书，第一次我拒绝了，因为不想放弃传统出版的机会，虽然我也完全不知道一个不投稿的人到底哪里会有这样的机会。过了几个月他又来鼓励我，这次我答应了，写作的人都渴望读者，当时想着就算只能多出十个人看它，我也应该感到幸运，但现在两个月过去，它已经卖出了一千三百多本，这个数字当然渺小得很可笑，但对于一个在孤独中写作多年、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读者在哪里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

上架后没多久，我开始有了一些以前很难想象的出版小说的机会，而我没有怎么考虑就选了一直很喜欢的上海

三联,谢谢我的责任编辑王笑红,和她合作是一件如此让人放心的事情,我们早就相识,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成为她的作者。也要谢谢豆瓣阅读的编辑苍苍,她那样热情地替一个非常羞于主动的作者联系出版社,在上架前她就给我留言说很喜欢这本书,她也是第一个在豆瓣上买它的人。还要谢谢豆瓣上很多读者为这本小书写的书评,是你们让我再次想起那些自己亲笔写下,却差点忘记的句子和情绪。

这本书比豆瓣阅读上的电子书多出了接近两万字,这是书的最后一个部分《小城》,那其实才是一篇真正的序言。我反反复复写这些很可能不值得一写的渺小故事,只是因为没法摆脱故乡的诱惑,我走得越远,越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诱惑的力量,它一次次把我拽回到一个川南小城的灰色天空之下,提醒我眼前这写满平庸与失败的世界才是自己的人生。

李静睿

2013年3月29日于纽约

目 录

十一种人生

- 1 沉默的冬天.....003
- 2 死者.....016
- 3 高跟鞋上.....029
- 4 月光下的路.....041
- 5 潮湿的烟花.....055
- 6 伤心凉皮铺之歌.....068
- 7 二哥.....080
- 8 茶馆.....090
- 9 卖毛线的女人.....102
- 10 岸上的歌声.....115
- 11 盐·城.....127

一个小城

- 小城.....141



十一种人生

沉默的冬天

1

天大概是更早的时候就亮起来的,但也只亮成了一种很浅的蛋青色,没有云,更显得这蛋青中透出惨白。这是小城的冬天,永恒的没有太阳,白茫茫大雾让一切显得混沌不清,雾气中空气说不清楚是污脏还是清冽,只知道鼻子生冷冷地痛,希望可以一直屏住呼吸,直至回到室内。

出门的时候我穿成了一个硕大的球,棉衣一个冬天也洗不了几次,刚买时新鲜明亮的大红色一直穿成沉下去的黯红,我不肯戴花布做成的袖套,嫌在课堂上举手的时候

先伸出一块触目惊心的明黄或者天蓝色，又一直蹭在桌子上写作业，所以袖口总是乌黑锃亮，随便搓一搓都有黑色的碎屑掉下来。那个时候已经看了张爱玲，看到她也有一件黯红的薄棉袍，“碎牛肉的颜色，穿不完地穿着，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”，又看到她后来自己有了钱，去虹口买做旗袍用的日本花布，上面是“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”，我裹在油腻腻的旧棉衣里，想象着自己有那么一天，在一种未知的远大前程里。

裤子里里外外有四条，牛仔裤遮不住里面毛裤花花绿绿的边，只能把毛衣拼命拉下来，每件毛衣下摆都拽得变了形，像一片滑稽的抹布一样挂在身上。毛裤都是用旧毛衣拆下的毛线织的，五花八门的颜色凑在一起，到处都是充满了想象力的线头，但终归是暖和的，最后剩下的一点毛线又织成同样充满想象力的袜子，现在就鼓鼓囊囊地塞在毛皮鞋里。这种鞋外面是僵硬的人造革，通常是黑色的，我喜欢红色，但人人都说红色不经脏，鞋带长得可以打好几圈，上过鞋油后居然也很神气，鞋跟里的铁圈走在路上突突地响，里面的绒毛穿了几次就脱落下来，黏在袜底上，不能洗，只能一根根地摘掉。在学校里坐了几个小时，脚就变成人造革一样的僵硬，走在路上不知道冷，只觉得

刺痛，回家后浸到一大盆刚刚烧开的滚水里去，要过一会儿才会叫烫。

我把自己慢慢地挪到铺天盖地的雾气中去，绕了个小圈先走到四姨妈家，那家小小的杂货店还没有开门，外婆坐在店门口的藤椅上，她是一个深深浅浅灰色的球，身上层层叠叠的衣服既看不出本来的颜色，也看不出现在的式样，却戴着翠绿色有小鸭子图案的袖套，土红色的毛线手套，露出胖得变了形的手指。她就这么坐在藤椅上，跟每一个清晨一模一样，我们都弄不明白她是几点起的床，是不是在天还没有变成蛋青色的时候，或者，是不是天刚刚开始蛋青色的时候？

我挪到藤椅面前跟她说话：“家家（小城里把外婆称为‘家家’，我从来没有真正叫过一声，‘外婆’），你吃早饭没有？”

“吃了，吃的烫饭。”

“我也吃的烫饭，昨天我妈泡了萝卜皮，今天刚抓起来，和了熟油海椒。”

“我泡了洋姜，没和海椒的，白味，你要不要再吃碗？烫饭还没冷，是米汤煮的。”

“不吃了，我要上早自习。”

谈话结束了，早上那碗烫饭和几块泡萝卜皮积蓄的热气正在消失，我很高兴有充分理由跟她告别，在雾气中往学校走去，教室的灯刚刚亮起来，远远看得见一点红光，我越走越快，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走到红光里去，虽然教室里明明是一样的寒冷，但那里才是我的远大前程。身后是她继续坐在藤椅上，等着第二个人，可能是刚刚起床的表妹，可能是赶着去上班的爸爸，可能是下楼来打开杂货店的四姨妈，问她一句：“你吃早饭没有？”

“吃了，吃的烫饭。”

然后让每一个人吃她昨天泡的洋姜，没有和熟油海椒，白味，烫饭是米汤煮的。

没有人吃她的洋姜，以及乳白滚热的米汤烫饭。

这是一个沉默的冬天。她坐在藤椅上，是一个深深浅浅灰色的球。

2

她搬到城里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，外公去世了，没有理由让她一个人住在镇上的房子里。那是栋白墙黑顶的瓦房，门外是很窄的小水沟，水沟边有一棵木槿，开出一朵

朵浅白紫红的花，但是当时我只知道叫它“米汤花”，煮面的时候外婆摘两朵泡在汤里，再加上碧绿的豌豆尖，那碗面是彩色的。

再走两步路就是河边，衣服都是带到河里去洗，拿一根木槌在石板上敲着，抠一小坨肥皂化在水里，阳光映出肥皂水里的虹彩。小河边上是竹林，春天的时候洗完衣服就顺便挖笋，随随便便就是一篮，带回家剥了壳炒肉片，或者泡在坛子里，一个下午就捞出来，空口就可以当零食吃，不怎么咸，我坐在院子里看她纳鞋底，过一会儿就去泡菜坛子里捞一个起来，她嘟嘟囔囔说几句，明天的早饭都没了，却从来没有真正阻止过。

有时候屋顶漏水，外公搭了梯子上去修，踩在瓦片上咚咚地响，她就在下面一边喂鸡一边看着，一直到外公从梯子上下来。最多的时候养过四只鸡，每天都可以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摸出几只温热的鸡蛋，有时候上面糊着同样温热的鸡屎，是让人窝心的臭味。过年的时候杀掉一只炖汤，肚子里还有一串串的鸡蛋，有几只蛋壳已经长了一半，只是软软的，更多的是葡萄一样小颗小颗地挂在肚子里，一口就是好几个。

屋子里烧的是蜂窝煤，但是院子里另外有口自己搭的

灶,人多的时候用大锅炒菜焖饭,冬天用来熏腊肉香肠,烧的是院子外面的竹叶,一簸箕一簸箕地扫进来,堆在角落里,给人莫名其妙的富足感,烧的时候用一把很大的破蒲扇催着火,浓烟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去。院子里还有一口磨,黄豆好的时候自己点豆花吃,开始她自己推,后来推不动了,就是女婿们推,豆花煮出来的洇水有一股苦涩的清香,每个人都要喝好几碗。搬到城里来的时候她想带上那口磨,但是家家都住得窄,没人家里放得下,就只好算了。再要吃豆花,就拿个碗上街,一块钱就是一大碗,蘸水装在一个小塑料袋,做生意的人愿意花功夫,蘸水里有切碎了的花生和炒香了的芝麻,豆瓣也剁得飞细,大家都说比自己做的还巴适点。

她开始住在舅舅家,这是唯一的儿子,下面又是唯一的孙子。但儿子和孙子都有老婆,五口人挤在六十个平方里,住在五楼,楼道里没有灯,她下楼要扶着墙,所以她很少下去,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看电视,她不识字,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,别人写出来她也认不出,又不大听得懂普通话,只是能看个影,听个声,砰砰砰砰的声。乡下的房子里只有一个黑白电视,天线有点坏了,雪花散得厉害,但那房子多敞亮,从院子里得走好一会儿才走到最里面的

一间屋，靠近窗台的大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，我偷偷溜进去，打开一个土黄色的瓦罐，挖出一大坨她酿的醪糟放到嘴里去，醪糟没有兑水，劲头不小，五岁或者八岁的我，有点醉了。

在舅舅家住了一段，她转到二姨家，在成都乡下的一个小镇上，房子很大，因为一直觉得要被拆迁，就一直下不了决心装修。门框是土黄色，厕所是一个黑洞洞的坑，上完了要从塑料桶里舀瓢水来冲，怎么也比以前老家好，公共厕所要走十分钟，上一个漫长的坡，走五分钟就闻到强烈的尿骚味，所以永远不会走错。

二姨对她好，每天陪她在镇上转一圈，那真是一个沉默的小镇，只有一家药店、一家五金店、两三家杂货店，卖肉的有两家，用铁钩子吊着半只猪，谁要就割一块下来，带皮的肥肉卖得最快，人人都爱吃回锅肉。如果要买鱼，就得走去更远的市场上，偶尔会有农民挑着青蛙在路边卖，青蛙就是在田里抓的，用麻绳栓成一串，蹲在竹筐里呱呱地叫，当场剥皮，一翻开鼓鼓的肚子里都是黄色的籽，乱七八糟的粉红色大腿堆在地上。

以前她也养过猪，养在院子里，每天上山去打一箩筐猪草回来，又隔三差五去邻居家收泔水，那只猪就这么吃

到肚皮垂到地上来，在狭窄的猪圈里来来回回地踱步，终于把肚皮磨破了，露出粉红色的嫩肉，又找了块膏药贴上去。那只猪过年前就杀了，一大半做成腊肉酱肉挂在房梁上，剩下的一大块一大块冻在邻居家的冰柜里，家里吃辣椒烧猪血就吃了好几天，整副下水又是好几天，每家都分到一盆胡萝卜烧大肠，满锅心肺汤分在几个大号的保温瓶里，我们拎着保温瓶，在漆黑的夜里抱着饭盆回到城里去，沿途都是烧大肠含糊的香味。

她慢吞吞地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又去看了一下鸡，才上床睡觉，外公在外面房间里看着电视机上的雪花，他们先是分床，后来又分了房，在电视机哗哗啾啾的杂音中，一切回到了沉默的冬天。

3

外公死之前把五个子女叫到医院去，说：这些年我存了五千块钱，本来想你们一人分一千，但是你妈以后要生病，这点钱就先不分，留着给她治病。大家都连忙说，好好好。那已经是1996年，小城里时髦点的女人，买套真皮的裙子就是八九百，麻将打五块的底，三番封顶，放一个满